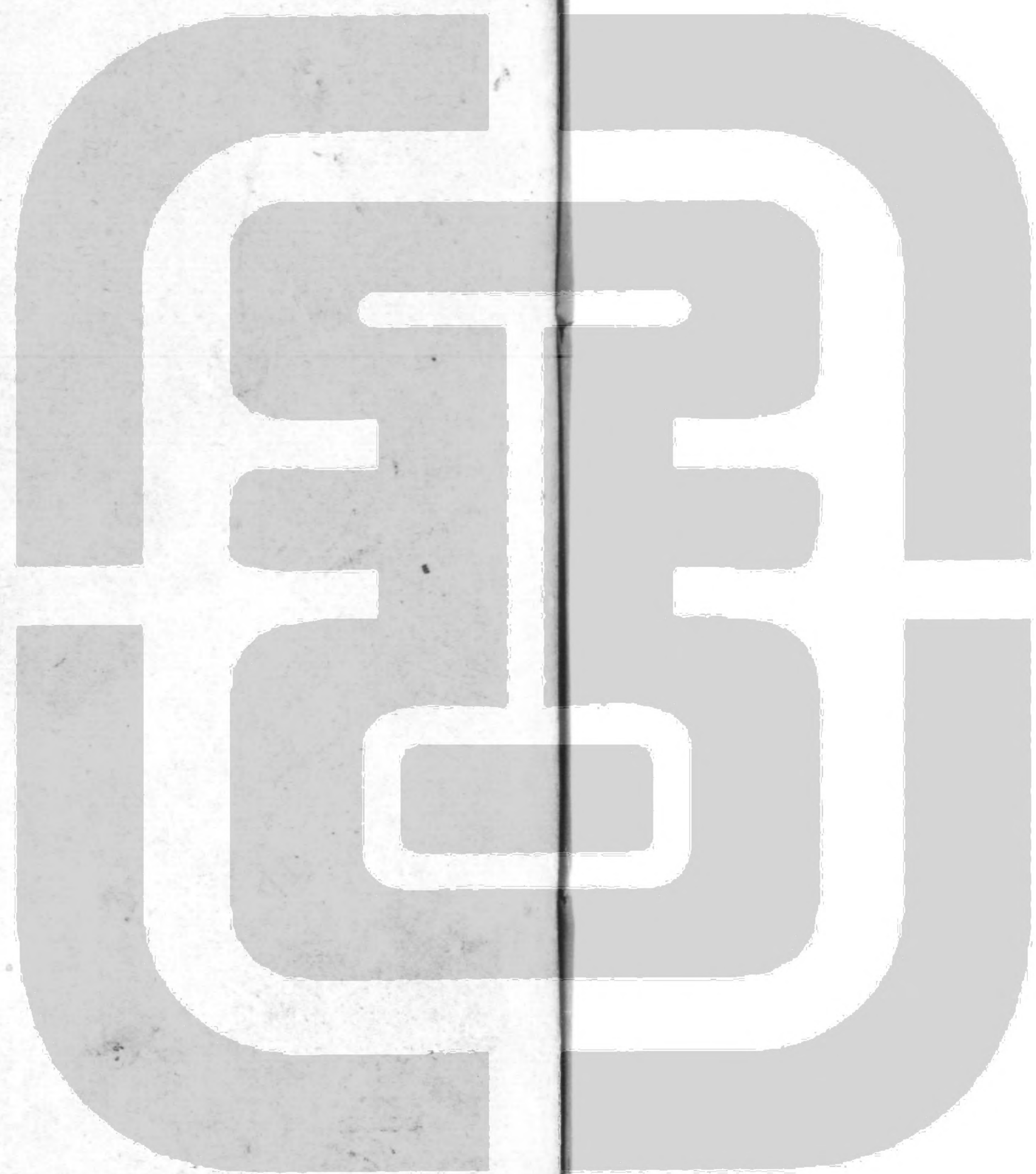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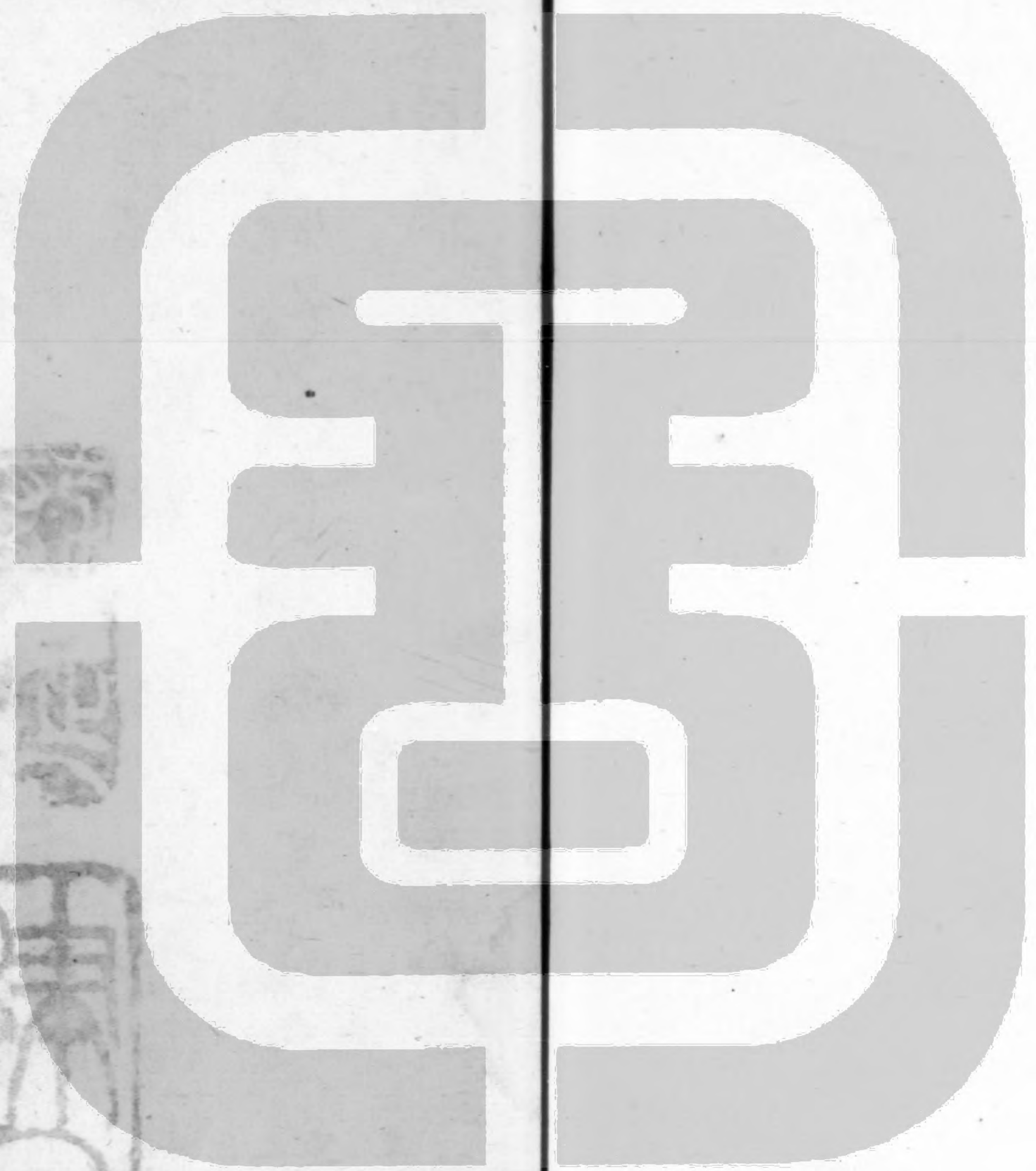


七

奇  
一  
中  
三  
早



張君水先生壽一零二早孤本



奇零草自序

余自舞象輒好為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為戒  
遂輟筆不設然猶時、竊為之登第後與四方賢豪  
交益廣往來贈答歲久盈篋會國難頻仍余倡大義  
于江東殺甲敵于凡從前雕蟲末技之散亡畧盡  
矣于是出籌軍旅入典制誥尚得于餘閒吟咏性情  
及胡馬渡江而長篇短什與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  
兵燹中是誠筆墨之不幸也余于丙戌浮海徑今十  
有七年矣其間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



以響動心脾或提兵北伐慷慨長歌或避虎南征寤  
寥低唱即當風而漂搖波濤震盪愈能令孤臣忘主  
遊子懷親豈曰亡國之音庶幾哀世之意乃丁亥春  
余舟覆于江而丙戌所作亡矣戊子秋余節移于山  
而丁亥所作亡矣庚寅夏余率旅復入于海而戊子  
己丑所作又亡矣然殘編斷簡十存三四迨辛卯昌  
國陷而笥中冊竟靡有孑遺何筆墨不幸一至此哉  
嗣是綴緝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國再陷而亡  
什之三戊戌又覆舟于羊山而亡什之七己亥長江  
之役同仇兵燹余以間行得歸凡留供覆瓿者盡同  
石頭書郵始知文字亦有陽九之厄也年來歎天步  
之未夷慮河清之難俟思借教以待年譜遂索友朋  
所錄搜賓客所藏抄次第之而余性頗疆記又憶其  
可憶者載諸楮端共得若干首不過全鼎一腐耳獨  
從前樂府歌行不可復攷故所訂幾若廣陵散嗟乎  
國破家亡余謬膺節鉞既不能戡亂復仇豈欲以區  
區有韻之詩求知于後哉但少陵當天寶之亂流離  
蜀道不忘風騷然世至名為詩史陶靖節躬丁晉禍

解組歸來著書必題義熙宋室既亡鄭所南尚以鉄  
匣投詩笥并至三百年而後出夫亦其志可哀其精  
誠可念也已然則何以名奇零是帙零落凋亡已非  
全豹譬猶兵家握奇之餘亦云余行間之作也載在  
壬寅端陽後五日

奇零草序

嗚呼何天心之久不定耶何狎于穢德開闢未三百  
年而日月復晦蝕耶夫明室當再興著于圖錄非誣  
也其果有驗耶其終不可問耶漢之中紀也春陵之  
氣鬱然而世祖名在讖緯固協天人之符矣諸葛公  
數出師北伐而其自表曰成敗利鈍非所能自睹然  
其遺碑秘記後世猶傳以為神則非不知也知其不  
可而為之者也江陵淪陷蕭果遂亡王子珩以一州  
之力殺義抗旌雖兵敗身奔益以復仇為事終不北

面于陳君子哀其志焉南宋之末文信公忠貞冠今  
古勿論矣鄭所南悼宗國之覆作心史錮之井中三  
百餘年其書始出書中猶言宗室中興有日也然則  
所南先生固不知宋之不復中興矣夫興亡者天也  
亡而復興亡而不復興亦天也君子不恃乎天亦不  
阻乎天諸葛公所云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斯乃志  
士之準則也胡馬南侵普天同仇死患之士項背相  
接于今十有八年而寡旗鳩衆以俟時熙者猶可數  
指而知若栖遲山海漢膺周冠不為羶族所羈彼亦

所在而有豈前代所可及哉余于丁亥春始與同年  
少司馬玄著相見于昌國賦詩贈答啣杯抵掌無間  
晨夕其時以為中興大業指顧可定既而玄著與諸  
勛偕至南海亦以為旂竿北發神州豪傑必有響應  
迨師之北入江登金焦燿火通 高皇帝陵題詩蘭  
若中此博浪沙之一擊矣屯于北海者有年己亥之  
夏延平王以舟師取瓜步下京口而鎮之玄著自以  
所部義從六千人舍舟登陸復姑孰宣州新安銅陵  
諸郡邑沿及江以北歷陽皖口橫江諸險要大抵多

傳檄解綬無堅城矣會平藩決于金陵城下倉卒而  
還救援莫接于是幅巾芒履溷迹緇流夜行晝伏久  
之始達浙海復歸行營樹藁鳴角散亡乃集昔果將  
陳慶之以兵八千北伐乘勝下元魏數十城直據洛  
陽其事與元著相類及勢失兵燬間行得達江南亦  
與元著相類蓋孤軍難以持也而溯往跡者多偉之  
斯亦可砥頑起懦震盪中原矣于今又二年江以南  
北尚爾寤、四七之讖為有為無元著雖復枕戈將  
何所待以共大功遂得假其著作名之曰奇零牒而

問序於余夫象旄鉞以佐興運者立著之志也耽翰  
墨以畢餘年者孚遠之業也乃輟軍務而留意于詩  
歌將無以世事汙漫特以暇日勒為成書以俟後世  
之知也耶余聞詩能窮人又聞窮而後工於詩今元  
著之詩其氣宏偉而昌明其詞贍博而英多蓋明堂  
之圭璧清廟之賁鏞也長离一鳴世以為瑞况律呂  
之相宣耶夫氣有盛衰先動於人聲取元著之詩而  
詠歌之不特審音可比於夔曠矣我明之當再興可  
以推矣何必反覆前代之已事而為憂邨哉



永曆十五年歲在辛丑九月之望華亭徐孚遠  
題於四明之西墉寓

奇零州總目

北征錄

啟

疏

書檄

論

引

序

文記

奇零草目錄

北征錄

上監國魯王啓庚子

上監國陳南北機宜疏

又又上監國魯王啓

賀延平王啓

上延平王書

復廬州大司馬書

答閩南縉紳公書

答唐枚臣書

復監軍書

答毛叅謀書

與張惟善書

復田雄書

答招撫書

答郎部院書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北征錄

余自乙酉倡大義于甬東距己亥十有五載矣其間  
栖山蹈海艱難備嘗俱無論猶憶丁亥戡持節監定  
西侯軍西征遭颶風覆舟陷鹵中七月得間行歸海  
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師徒單弱迄鮮  
成績至戊戌追隨賜姓延平藩北伐抵羊山復遇風  
碎舟返旆踰年戡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軍北指以  
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明  
乃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為老營不聽

既濟江議首取瓜步虜於金焦間以鉄索橫江夾岍  
置西洋大炮數百欲遏我舟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  
先陸師入余念國家事敢愛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  
次炮口風息流迅舟不得前諸艘鱗次且進且却兩  
岸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  
矢石者且骨飛肉舞也余以舟人鼓棹遂入金山同  
艚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轄則十三嘻危哉  
次早藩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酋殆盡乘勝  
克其城延平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寔長江門戶

若不先下則臣舟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鉄  
甕而延平猶慮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謂何  
不先遣舟師擣觀音門則建業振動虜將自守不暇  
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水軍往且以直  
達蕪湖為約夫蕪關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楚下  
流為江介鎖鑰重地况踰金陵歷采石縣軍深入此  
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復單弱何能勝任雖  
然倡義之謂何願入中原而不圖匡復也余何敢辭  
時江潮縮胸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

前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賫版圖迎王師蓋彼都人  
士知余姓氏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真一夕延  
平已遣李將軍必單舸往撫余輒欲引去闔郡士民  
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濱公署延  
見慰諭之衆以李將軍無兵恐虜騎突至則無以捍  
牧圉咸稽顙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鷓首所向遺  
民無不具瓣香相送者而濱江小艇載果窰來貿易  
如織若不知有兵余頷而樂之以為儼然王師氣象  
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于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

計潤城既下藩師由陸逐北雖步卒皆鍬鎧難趨吉  
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  
所號為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  
流遲鈍非策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瑟、行蘆荻中  
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月廿有八日也不意藩師  
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為之備余艤棹觀音門兩  
宿所僦戰船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  
而身為殿泊浦口七月朔虜偵我大艦尚遠遂發快  
船百餘載勁虜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如飛

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困忽一帆至則  
余轄下翠艚也余遽乘之復戰後踪續至庠始遁去  
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庠匿不復出余部曲馳  
報江浦已破蓋方余與庠對壘也一哨越浦口旁掠  
止七卓傳江城、中庠騎百餘開北門遁而七卓遂  
從南城入亦一奇哉捷聞延平止余無往蕪關而且  
扼浦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初四事也 日延平大軍  
亦抵七里洲正商攻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  
將獲書至蕪城已降矣爾時上游穀靈丕振而留都

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城又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  
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  
再延平但促余旋發于是率本轄戈船以行而幕府  
之謀自此不復與聞矣七日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  
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  
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  
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  
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以及和陽或招降或克復凡  
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先是余之安撫也兵不滿

千船不盈百惟以先轂相號召大義為感孚騰書縉  
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闖入剽掠  
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通壺漿恐後即江楚魯衛豪  
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襁褓旗相應余相度形勢一  
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扼上游一軍拔  
和易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徧新安而身往來姑  
熟間名為駐節鳩茲而其席寔不暇暖也余日夜部  
署諸軍正思直入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者已  
半月初不聞發一鏃射城中而鎮守潤江將帥亦未

嘗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寔南畿咽喉地尚未扼  
塞故蘓常援虜得長馳入石頭余聞之即上書延平  
大畧謂頽兵堅城師老易生他夜亟急分遣諸將盡  
取畿輔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殲之否  
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可以全力注之彼  
直檻羊阱獸耳無何石頭師挫緣士卒釋甲而嬉樵  
蘓四出營壘為空虜謀知用輕騎襲前屯延平倉卒  
移帳質明軍竈未就虜傾城出戰兵無鬪志竟大敗  
時余在寧國府受新都降報至遽返蕪已七月廿九

日矣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  
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復守鎮江余故彈歷上游不少  
退而庠首郎廷佐哈木管効忠等遺書相招余峻  
詞答之太平守將叛降于庠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  
擒叛將伏誅然江中庠舟密佈上下音信阻絕余遣  
一僧賫帛書由間道訪延平行營書曰兵家勝負何  
常今日所持者民心耳况上游諸郡俱為我守若能  
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圖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  
萬生靈詎延平不但舍石頭城去且棄鈇甕城行矣

留都諸庠始專意于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為余不降  
必受縛各將士始稍、色斐然刁斗猶肅然余欲據  
城邑與庠格鬪存亡共之復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  
則庠必屠城余名則成于士民何辜而轄下將士家  
屬俱在舟擬沉舟破釜勢難疾馳欲冲突出江池州  
守兵又調未集忽謀報庠艘十餘已度安慶余慮與  
庠值衆寡不敵因部勒全軍指上游次繁昌舊縣池  
兵亦至共議進止咸言石頭師挫江楚尚未聞也我  
以膠腫竟趨鄱陽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畧定



回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初七日次  
銅陵海舟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失序余一軍  
將抵烏沙脚而後隊尚未三山所云楚來虜船果相  
值余橫流奮擊沉其四舟溺死女真兵無算以天暮  
各停舟夜半虜舟遁往下流炮聲轟然轄下官兵誤  
為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轉蕪湖者或有入  
蕪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画餅矣余進退維谷遂沈巨  
艦于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無為舟擬走蕪湖聚散  
止為再舉計適英霍山義士來遮說焦湖入冬冰涸

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盡焚  
舟提師登岸至銅城之黃金弮有安慶虜兵駐此地  
乃入山隘余選銳騎馳擊之奪馬數十殺虜殆盡遂  
由嶺進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轄下甲士素不山  
行行數日皆重研跣且多攜眷挈輜日行三十里余  
禁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罷余雖知必有長坂  
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  
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遙而所稱陽山  
寨者直只尺間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而多

義旅近為虜招撫有一褚良甫者亦義師受虜符批  
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款借寨屯衆而彼中已  
聞石頭師挫有伺背心堅不納然寨居險萬夫不能  
仰攻余遂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入將軍寨但將士  
疲甚偶語沙中俱以窮途為憂余強起披行占一數  
四課俱空陷余大驚因申令詰朝早發是日余率騎  
兵前驅但憲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  
方踰嶺後軍忽報虜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  
皆竄山谷中虜騎已當面矣余顧左右止二十餘騎

步卒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軍稍集而擊之詎  
後軍已為截斷首尾不能相顧矣虜騎復合余念閉  
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携印相隨焉嗟乎余之  
入山非避死也尚圖控連江楚收河南之大俠雲擾  
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軍無援鼓鼗不振乎  
以潰散東溪不為空坑者幾希天耶人耶余去敵稍  
遠而土人利散財皆手俠烏旂游奕四山余牙門將  
逃而復返與余值呼之偕行三人行向山岡間迷失  
道土人在山麓者覘知即趨至山柵阻去路余出百

金為壽土人即送余下山丁期以日暮導余出余三人始變服而予將欲趨行山下惟恐土人之叵測也余曰死固我分也藉土人叵測吾當明言姓氏令昇至建康泣容就義耳不然者脫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酉土人果復來裹脫粟相餉食畢乘月而行一夜走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初余在馬上着靴後舍騎而徒偶得雙鳥納之寔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曉十指血殷踵盡裂余尚竭蹶奔赴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

為館師余將則賈客也皆以兵難避去而導為之送往因具盤飧余為進食、已復行適余散兵十許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而導者恐耳目大駭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跣導者疾走而村中豪傑觀者如堵竟相遮問蓋村中惟聞予兵入山風鶴甚見蹶者趨者必謂兵之隨其後也故執塗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必謂事露計不反顧兵并余襍被亦負之而趨回顧余之將兵僮尚鵠立隔溪余既失道復失導不得不反就余將兵僮步履倉皇鄉音復異村

中深疑余為虜卒敗遁益環擁索金鉄余恐村中或有他心姑妄應之且傾所有分贈諸人始稍解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強而後可其人姓胡昆季三人貌厚者其伯氏也時余但欲得出山達康莊他不遑計是日又行三十里托宿焉逆旅主人胡族屬也忽胡之季猝至招其兄出耳語已而主人咸出余意其識余行踪必甘心于余然已無可如何胡却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非虜卒也余曰然尔何從知之然則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十數人過我門

乎避余閃旁舍余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恐吾等導不力所以來耳然胡終不知余為何人許胡之老人重具雜黍為余言此村中豪傑何年亦舉義旗卒不成受虜殘虐故今莫敢有窺左足而動者不料此番石頭師挫君輩又敗債吾儕不獲睹漢官威儀矣嗟泣久之復要前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謀所向僉云當從安慶渡江當余之離蕪關而趨上江也余舊時賓從歙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叅姓名賣葯于安慶之高河埠市中仍欲從余戎行予謂事已裂矣

此行利鈍未卜贈以金麾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  
令胡導之高河埠已薄暮而胡亦云導至高河能事  
畢矣而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道焉信宿達高河  
埠余令導與僮先之問朱君葭室所在詎朱君別余  
後他往未返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  
群踪跡之市中豪徐某金某皆歛產與朱善偶從橋  
上聞童子之問朱君市之人踪跡童子亦覺有異竟  
以數語解散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停  
主從逆旅逆旅媪亦歛人聞余為朱君來胡故止宿

而胡之導余將于次早別余歸余帳、無所問津益  
無聊晨興忽憶安慶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  
樅陽湖而高河之去樅陽一水可通遂令胡代余覓  
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九華山徐國歸計買舟既定  
舟人期亭午鼓棹余故暫止逆旅而徐某金某自外  
入與余聯榻坐問余何來余告館穀歸江南便道訪  
朱君逆旅中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何為者余亦謬  
為應對而金與徐素昧平生語言時陰左右余且目  
余起金引入空倉中問余曰君得毋張姓乎余詭曰

吳姓金曰不然日者吾同朱某來江上從鄰舟窺見  
丰采君固司馬公也業提師入山矣何以至是將何  
之蓋金同朱至江上余方焚舟計事旁午金無從進  
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  
之而金與朱行踪徐故熟聞也先一夕余過時金固  
疑之與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非山中使者乎  
盍往物色焉故是晚之解市人及是晨之過逆旅殆  
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以故  
金轉告徐、曰江上未解嚴誰為芦中丈人者倘疎

虞可若何因邀余至其家匿之始通姓名備道夜來  
與朝來事如此二君其誠有心人哉適安慶虜兵徑  
高河士民畏之如兇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避  
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易日虜去另買賣稻  
船藏舟次令何某伴余由樅陽去渡黃湓抵張家灘  
登岸而金與徐別從安慶來相會于張家灘、屬池  
之東流徐之兄賣葯其村中故問津焉于是由建德  
祁門兩山中走休寧羊腸鳥道較霍山尤甚余復病  
癯扶疾而行頭冷、汗下如雨形容枯槁幾作瀕中

瘡矣東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沒或乘夜剽掠土人相率持兵守嶺頭將過客皆權金名為禦寇實為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之同旅裹足而余獨行、不止人多怪之賴導皆歛人得無他計程兩日可抵休邑買棹溪行即可達嚴陵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郭外果蜂屯蟻聚闔閭盡閉蓋虜之叛將新復歸復偽長吏慮有反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郭外招提戰羽潛鱗雖子胥吹篴不是過也而耳目漸集乘間抵

城中寓徐之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黃有隱君子風余至盛為治具然亦謂余館師其猶子善不知為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長呵止之索篋師金始放行違街口有巡司解邏卒登舟訊審見余將北音貌魁梧疑為亡虜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鬪而巡司遣之郡不在解是以事得解過淳安已入浙矣省會  
有文符插民艇載兵絕浮果余船藏地澆不獲進竟為所司插去行路難一至是戮余乃行道走瑞安凡兩買棹逸達嚴郡余既入浙晦迹益難計惟有山行

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然烏道羊  
腸較徽州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于杭而金徐諸人  
皆不諳浙道里向者導、余而茲則余導、然余寔  
茫然問途已往得至海濱海濱居人咸來問訊遠近  
闕然知余得生還矣回思霍山奔止以來之安慶之  
池之徽之嚴之婺之浦江之義烏之天台寧海計程  
二千餘里間關百折何其窮也復回思向崇明進師  
而瓜步而潤江而和陽而太平寧國而徽而池而廬  
諸邑州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成敗異勢  
榮瘁殊形是又戲也夢也余自丁亥迄今己亥前後  
入江豈絀在雙魚而一再躡疑若有數焉然以十五  
載之揣摩簡練既得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俟  
不亦重可慨也夫



上監國魯王啟庚子

竊臣萬里孤路一軍特立違越海邸屢易星霜雖傾  
日有心而瞻雲無路又懼旁疑他妬未敢輕達封章  
己亥夏于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  
陳貴隨踪北上後因南師挫衄流落江上聞今已往  
山東矣若臣自入長江先驅直達鎮江炮口即復孤  
提本轄船兵深入上游傳檄而下徽寧太池四郡和  
州無為州及招降溧水溧陽高淳建平廬江巢縣舒  
城含山諸邑通計得江南北府州縣三十餘城遂駐

札蕪湖且撫且恢水陸兵至萬餘豈意延平藩師潰于金陵倉猝南旋臣之孤軍竟陷重地虜酋百計阻截歸路貽書招誘臣遂焚舟登陸入英霍山寨以圖震動中原提三千餘衆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屢有斬獲楚豫之間蠢蠢欲動應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倦而敗臣單騎突陣竄伏山谷中由間道徒步二千餘里賴義士扶衛始得生還海上皆賴主上福蔭也然志猶未已力不如心圖收燼以冀桑榆之效幸而散亡漸集正在整搦俟時而動奈囊空釜傾力不

如心茲仗延平藩同仇誼篤分地給兵或可望後效于將來耳其如虜警頻仍窺伺日迫倘浙海決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膚顏也昨差官自思明州回始知主上移蹕金門之信當此漢瓦未回即遵養時晦尚無其地是臣所為日夕徬徨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芹曝之獻容俟後期竊有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俱得生還現在臣營合并具報茲因便帆具啓睿安臣不勝悚惶瞻依之至

上監國魯王陳南北機宜疏

奏為胡運將終王師宜奮謹陳南北机宜伏望刻期  
親征以申國威以鼓士氣事竊臣本書生遭逢多難  
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栖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興  
未奏但覺有罪之當誅寔無功之足錄蒙主上綸停  
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慙憤極思奮故于己亥五  
月追隨延平王臣成功直擣長江仰仗威靈一鎮克  
捷臣分道疾趨孤軍深入半月之內遂薄定徽寧池  
太四郡兼下和陽漸收廬鳳屬邑竊為迎鑾有期奠  
鼎非遠不意延平王金陵挫衄倉卒班師臣之孤軍

竟陷重地臣念上游父老夾道遮留奮不顧身沉舟  
破釜與臣轉戰兩旬援絕勢孤遂至潰敗臣突圍間  
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上主遣監臣劉子明賚到齋  
勅一道時臣方收燼于浙而使臣又停橈于閩未獲  
具疏陳謝至今悚仄嗣 氣流突行京不審 飛何  
駐何地但稽之天意參以人心漢瓦當興勢過時可  
天札蒙位足知中興有象臣日夕圖維自恨力綿不  
能長驅迅掃幸而舊主盡歸新軍漸集山東河南以  
及兩淮三吳義勇無不遠通期約磨厲以須在延平

王亦更加選練謀定而戰則桑榆之收當亦未晚第  
兵有犄角則敵勢始分使敵若潰癰則兵威始振况  
數十年之間遠近聽聞久不知天南確信恐報韓之  
忿忽哀思漢之情旋冷則事機得失關係非輕伏乞  
皇上親統六師出臨滇蜀仍勅諸王公分道大舉先  
遣信使星馳宣諭直省俾天下曉然知報仇雪恥之  
義將見忠臣義士必且雲合景從矣臣雖駑鈍亦當  
枕戈以待卷甲而趨斷不敢逡巡却顧以負國恩茲  
以職方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願得陛下陳恢

復大計特具附奏可勝翹念感泣

上監國魯王啟壬寅

為國艱已極天命將還伏乞早定大計以存正統以  
圖中興事春來閩邸抄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道  
虜入緬致我永曆皇帝蒙塵一時扈從宗室官勛無  
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藩李定國入海鞏昌  
王白文選亦避入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猶謂  
狡獪詐傳疑信參半及四月中旬聞宮眷竟從鎮江  
北轅矣思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

等徽欽辱同懷愍或者剥極而復天意有歸故亦  
厚其毒而速之也但中華正統豈有久處只今  
亦以諸夏無君編張為檄熒惑視聽四顧敷天止海  
上尚留左袒臣以為延平藩必當速定大計以申大  
義亟誓大師以報大仇而至今寐、道路謠傳又有  
之事臣終夜徬徨竊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  
况復加以他故譬羸羸之夫胸胃轉增雜病其能以  
乎只今虜遣偽招撫于浙閩廣每省二人以解散海  
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志漸衰思漢之人情

將輟臣惟有致命以行生平獨所愧、者主上羈旅  
島嶼不獨與閩人休戚相關且與閩海存亡相倚萬  
一變生肘腋進無所係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者矣既  
恨臣力太綿不敢輕為迎駕臣心獨苦又不敢輒行  
趨扈計惟在閩勛鎮正在危疑之際不若急用收羅  
之日術以為擁衛之資然後速正大號使天下曉然  
知本朝尚有真主中國自有正朔在屯之稱建侯在  
渙之言享帝正此義也于是傳檄近省刻期進師雖  
強弱懸殊利鈍莫必而毅靈宣布響應可期倘皇天

未忘明德則興滅繼絕端在主上此非欲邀福也免  
禍亦宜然即未暇恥雪也罔存亦宜然且今擬上詔  
書一道伏乞主上睿與寧靖王及諸縉紳謀之發憤  
為雄以慰遐迩臣不勝激切翹望之至

上監國魯王啓

啓八月初八日御史臣陳修捧綸音至臣營臣焚香  
開讀知主上新胆憂危較昔倍甚臣南望倉皇未知  
所指獨念違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磨壯心未已  
原非動念勛名特以越國義旅魯邸侍從止臣一人  
尚在軍次雖乖哭庭之士尚罔掃境之功苟良會可  
乘則迎銜豈遠大命克集則奠鼎非難何以上當  
陽故謳歌有缺且以主上養晦故潛躍宜權臣何敢  
忘恩推戴以啓嫌猜區區之情盟之幽腑何期行闕

游染胡氣攀髯莫建而延平王忽捐賓客兼鉞無人  
論國勢疑興漢益艱察人心幸尊周轉切近來虜中  
亦宣傳主从上親征北發故臣于七月中具有密啓  
尚官特奏茲巽命渙頒倍增感奮但臣以孤軍子虜  
荒壤庖艘星列十倍于臣而臣又無蟻子之援臣日  
夜枕戈典死為鄰亦以死為誓若轉為移蹕則風霍  
頻驚臣罪誰諉倘仍栖渚臣既恐號召既遠復與臣  
呼應不靈伏乞主上與諸縉紳勲鎮熟籌妙策或揚  
帆海山或保據沙關結納忠義聯合勛爵俟羽翼已  
成然後旌旗四出仍乞歛鍔韜光以絕敵人窺伺臣  
亦得趨覲睿顏稍將芹曝臣猶慮魏絳之策得行則  
華戎錯雜尤戒備不虞主上必得勁旅數千巨艦近  
百常相擁衛方為萬全鷺門牙蠹累、相望就中豈  
無眈弇其人伏乞主上并覽前疏深思臣言臣愚幸  
甚為此具啓附奏可勝踴躍翹企之至

上監國魯王啓

啓八月十五日御史臣陳修返命曾具疏附奏摠以  
去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復明室矣止海

上猶存一綫而主上尚在潛龍真乃天祐碩果自當  
誓師討賊以維繫人心以嗣續正統昔莽移漢鼎光  
武興師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祗制徽  
欽蒙塵宗高岱在視今日誰曰不然願皇上勛貴  
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寔兵微將寡餉遺糧窮孤掌難  
鳴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  
扶所以中夜椎心泪盡而繼之以血也尚望諸縉紳  
或能旋乾轉坤且已秣厲但得南國首為推戴且敢  
勿協力扈从伏惟主上潛弄確圉以凝景命茲恭進  
饌銀特具本差官賫獻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賀延平王啓

伏以仗鉞象旄蒼姬崇呂周之典分茅錫土唐重  
郭李之勛况績茂中興則禮優同姓當茲王封之肇  
啓先為仕藉之咸懽恭惟殿下三台捧日一柱擎天  
運掌上之奇謀星飛電繞倡寰中之大義海佛山崩  
系屬藉而衍天潢不數徐勣之在唐婁敬之在漢收  
版圖而還帝室何殊岐陽之征北黔寧之征南比者  
北極遠念奇庸東朝新膺殊禮金符銀冊尊邁公侯



旅矢彤弓寄專征伐在耿弇畧定北道不過典畀屏  
實融保捷西川未聞榮超蒲穀是惟樹不世之勛  
猷所以定非常之名位際斯盛事洵足誇揚某一介  
書生十載義旅會稽甲盾已媿種蠹之徒栖江左衣  
冠每託桓文之後乘敢言勛垂帷帳寔望受蔭併幪  
伏願威揚四裔烈炳千秋賜履增璜遠表東海之碣  
建邦啓土先消南國之氛庶幾挽日月以重明而某  
亦得附風雲而益顯矣

賀延平長子書

不肖某以王人之微重荷先王殿下客卿之禮圖報  
未遑昨知肇基東土正擬躬執鞭弭稍効馳驅差官  
南返捧接訃音震動魂魄無論國恥家仇尚稽報雪  
而五伯九侯誰為指慶在不肖某空瞻帷帳似失幃  
幪更不禁泪之淫、下也幸而老世臺丕承前業辟  
壘增新昔禽父在喪尚征誓眾伯特英銳遂伯江東  
以視今日豈異人任不肖某托在同仇待罪軍旅夙  
仰仲謀之器今聞亞子之風自當竭此孤忠報茲舊

誼但荒壤孤軍當上游勁敵伏望提携庶朕救援倘  
虜謀叵測尚圖溯洄南下求一枝于萬厦安插眾兵  
則奉令承教諒亦非遙恭聞績緒撫軍不勝雀躍緣  
在大變未敢稱賀統希崇照可任瞻依

上延平王書

竊謂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  
武以獨斷而平吳苻堅又以獨斷而敗于晉尉陀以  
僻處而據越然劉禪又以僻處而亡于魏則人和地  
利審之不可不精也即如殿下東寧之役豈誠謂外

島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免彼  
無內顧憂庶得專意征勦但自古未聞以輜重眷屬  
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所以識者危之或者謂  
女直亦起于沙漠我何不可起于島嶼不知虜生長  
窮荒入我中國如遼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  
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拘之風土狂獠之地  
真乃入于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  
皆足以隳士氣而頓軍威况欲其用命于矢石改業  
于耒耨胡可得也故當用師之始兵情將意先多疑

畏茲歷暑徂寒彈丸之地攻圍未下是無他人和乘  
而地利失宜也語云典衆同欲者固不興典衆異欲  
者固不敗誠哉是言也今 短折 繼立所云  
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党分權離叛叠見所云將  
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人  
怨天怒者又其時矣兼之 勢已居弦弩之末畏海  
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為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室  
棄田園焚戶舍宵啼露處蠢、思動望我師何異飢  
渴我若稍為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東

征各汛守兵力綿難恃然且東避西移不從偽令則  
民情亦大可見矣殿下誠能因將士之思歸乘士民  
之思亂回旗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收矣  
又何必其紅夷較雌雄于海外哉况大明之倚重于  
殿下者以殿下之能雪耻復仇也區區臺灣何預于  
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  
破肢體于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矧  
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海所屬望萬代  
所瞻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故 之虎視匪

伊朝夕而今守禦單弱兼聞紅夷搆乞師萬一乘  
虛窺伺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  
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  
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毋退一尺生使  
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為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  
所以進步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  
世若捲土重來豈直沔陽臨淮不足專美即錢鏐竇  
融亦不足並駕矣倘尋徐福之行踪思盧敖之故迹  
濫偷安一時必貽訕于古即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

兩人褒貶可為明鑒九仞一筭殿下何不自愛乎夫  
虬髯一剗祇是傳奇濫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若箕  
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于今日也某倡義破家以來  
恨才力謏薄不能滅恢復明所仗殿下發憤為雄俾  
日月出而復明山川毀而復完某得全髮歸故里于  
願足矣乃殿下挾有為之資值可為之勢而所為若  
此則某將何所依倚故不敢緘口結舌坐觀勝敗然  
詞多激急冒觸威嚴罔知忌諱罪寔難追惟願殿下  
俯垂鑒納有利于國亦死無所恨謹啓

復廬州大司馬書

十餘年南鱗北羽往來如織每于老祖臺曠焉聞問  
豈其疏節知老祖臺埽却尋常寒暄不足以塵  
典載也近聞蒼梧不返爰鼎幾燼而飛熊星隕帝典  
輻湊國碑人亡何能無泪今寔徧布楚歌熒惑觀  
聽正恐成紀茂陵今亦不可復得自非乃心王室以  
申大義即號召必且不灵未審尚有竇周公在乎否  
弟才非鎖鑰勢單援絕孤危特甚倘老祖臺肯執耳  
齊盟則元老臨戎軍散克振况并州士女誰不感切  
棠陰若併一旅溯泗流而北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天  
下事尚可為也祈早商同志勿使祖鞭先着幸甚

答閩南縉紳公書

候牘久虛疏節殊甚不肖以孤軍扼上游日望天南  
好音以為殺援昨差負至自思明驚傳延平殿下遽  
捐賓客私衷切怛幸聞伯符英銳已出臨戎元勛奮  
德同心夾輔不但鷺門有磐石之安固而長驅迅掃  
直旦暮間事又不覺悲喜交集日來浙直老岍喧傳  
鷺左勛鎮紳衿復奉魯王監國正在疑信間及捧老

先生公函諄諄以魯國主玉食為商猶憶壬辰之春  
不肖同定西公扈從南下蒙延平王誼等爪跡慨然  
安置則不肖輩之擔已卸矣今不幸延平王夢逝大  
喪未畢繁費難支即軍儲尚恐不給何暇言及宗祿  
旁觀豈不諒當事苦心若不肖果園奮溢敢勞方物  
之敵但南北相距動輒數千里近來賊哨出没孤艇  
難行安得時時供億再四躊躇倘國主能韶光欽迹  
移屬海山或沙關之間則不肖尚可稍將芹曝而語  
畝亦免窺伺之虞否則鞭長勿及雖智者亦難為計  
矣然我輩所為何事而致親藩流離瑣尾飢餓于我  
土地非特諸勛公之責亦諸老先生之羞也若新府  
肯敬承先志敦厚天潢哀王孫而進食又何煩不肖  
之芹芹寸曝哉惟老先生裁察之

答唐枚巨書

某生也晚不及見盛明典型始策名而輒遭國難故  
署名削牘之儀益為闕焉然自垂髫選企岱斗以矣  
倡義以來南北各天遂勿獲親奉光塵茲捧雲翰驚  
與媿俱孔北海亦知世間有劉倫耶獨計某一書生



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且晚間事弟非不知兵力  
單極況二阮一陳俱徘徊閩境則弟敵勢更微然弟  
之區區以為寧進寸無退尺寧玉碎毋瓦全其素志  
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詠云虬鬚定擬浮  
家去雁足虛傳屬國還又云平原一旅真孤掌可有  
天戈靈武間感慨係之矣弟中夜自念一片孤忠或  
是天地間一男子而時勢交迫終不克一昂首申眉  
夫亦命也竊思意延平王為千古第一等人為千古  
第一等事又何忍使同仇陷危而不策應耶閩海遑  
徙十已八九將來南北魚雁必愈闊疏握手之期杳  
未可料幸社翁努力、倘張生或以鬥死或以飢餓  
而死社翁能不一為表揚否耶徐兄適會弟子阮塗  
勿克稍為分潤何梁伯鶴偏遇范某燕乎一笑

答毛恭謀書

蓋聞赤驥騁衢跣跑故難御青蠅玷壁磨濯則重晶  
日者貴督主樓船襄義知兩謀雲某不佞縞紵交懼  
昆金友玉豈惟左提右挈方將北伐南征睠此先鞭  
自愧仝舟碌碌瞻彼後乘每懷記室翩、爰同筮後



之司遂違師中之吉老謀壯事豈意星隕前營重地  
孤軍亦幾珠沈滄海殆蘓武生還之日正邠陽正收  
之期禍及池魚知歆甘心于往事疑成市虎恨莫緩  
類于當途而怨起覆盆愈覺悲心挂劍乃琅玕遠賁  
綺縠遙行吟華屋之篇益信羊曇于今日拜景升之  
墓難忘伊藉于當年但叢薄蘼蕪豈託搏風之翼而  
行潦涓滴何煩興雨之鱗若僅油幕从容仍恐鹽車  
困阨伏希台照曷勝神馳

與偽鎮張惟善書

竊慕英名也久矣南北相隔未遑識荆使人夙夜依  
依昔年使者至舟山備道足下忠義即欲奉迎復以  
奮遺致失良會至今悵快不佞聞之智者識興亡于  
未形仁者懷君親于既往勇者決去就于先机若世  
俗之常見以虜今有全盛之勢必能圖磐石于永久  
然不知內寔虛弱發号施令全無開國規模貴滿賤  
漢吏雜官貪兵疲糧乏民困財空人心莫不思亂豈  
久安長治之徵哉英雄之士明華夷之辨莫不以披

髮為辱雪恥為懷所恨力不從心是以待時而動惟  
海上羣雄散大義于天下十有七載矣去戡長江之  
役幾得復失皆因人事不齊豈曰天意有待如今者  
明阿達理從浙而出不知費幾許民膏傷幾何民命  
兵未一舉而名花番部病歿過半遂不及接戰而遁  
此足見天意之亡吳矣連素自閩而出亦不知傷幾  
許民膏費幾許民命矢德發而水陸三路同時覆沒  
明甲滿花胡所恃以為衝鋒陷陣者為我殲滅殆盡  
此又見人事之亡胡也况胡欲舍鞍馬而仗舟楫與

我爭勝于風濤間何不量之甚也如足下忠議義概  
誠識時俊傑不知此時改圖更何待乎且胡人貪暴  
異常有賄者超遷有功者罷黜近聞又重文輕武掣  
肘倍常足下當世賢豪豈能俯首聽命受文墨吏之  
侮弄哉若馬李高三公舍逆取順声名赫々膾炙人  
口但李高二公直至兵臨城下然後來歸方之馬公  
以無事之秋奮然反正不無軒輊故物望因之亦有  
輕重若足下原國家宿將更當先着祖鞭且明春大  
軍必至鉄騎金戈如雲而下黃龍青雀蓋地而來以

此攻摧何所不克政可共建奇勳首膺笏土此足下  
之素志亦不佞所翹望者也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今足下反正之形未著喧傳已達于遠近而  
嵩門失事鎮防寧能免咎第恐中生疑曲守見責寸  
符片檄便足以解兵柄而從吏議雖欲飛騰不可復  
得如吳淞馬惟善殷鑒不遠不佞竊為足下惜之亦  
為足下危之丈夫見机貴于明決既有良謀義無反  
顧倘不以鄙言為棄幸密遣信使確定師期如欲據  
台以取寧則不佞當統水師入定関相應如欲據台

以取溫則不佞當檄陳阮二鎮進黃岩相應倘以浙  
東四戰之地易取而難守不若會師海道共圍金陵  
亦祈明示或從陸地而發則拱迎于桃渚或從水道  
而行即遣舟海門以候敬佈腹心惟祈台照

復偽提督田雄偽鎮張杰偽道王爾祿書 辛卯

竊聞兩間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惟獨  
行其是而已不 一介書生遭逢國難初學子真避  
世久同去病忘家忠孝已難兩全華夷豈堪雜處區  
區此志百折弥堅不過以確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

緬惟足下或為本朝專閫或為昭代魏科今雖逢場  
作戲而河山之感咏彼此全之近觀象緯胡運業窮  
于九必有起而驅除者為足下計拔趙幟立漢幟蔡  
人即我人微但勛名不得專美于前而果公夾  
日行當尚有何嫌何疑而以不入耳之言來相  
告也新莽僭位河北群盜皆以興復漢室為名今日  
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下得以折簡摠之不  
目何如亦欲以此術相籠絡誤矣昔王景畧告岑  
日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為意是其識時之語淝水  
之役堅不能聽果敗秦亦隨之以亡是可為明鑒今  
日之域中存亡正未可必抑未聞未始亡楚未始  
存之說乎矧水陸自有長技戰守自有定謀縱足下  
以全力來勝敗亦未可知也德之大明無不中興之  
理非晉元宋高可比我輩相晤正自有期未便  
以文山自况足下正不必以夢交輩自居尔

答招撫書

不佞明室孤臣也有死無二與執事非有同朝之凡  
義無外交何必復通竿牘但天理民彝及不佞生平

不可以不正告天下故勒書附使者以報窈窕古今  
來何代無興廢其興也天啓其机其廢也人基其謀  
或興而復廢或廢而不復興然有志之士尚謂人定  
可以勝天彼漢厄十八年而光武重昌夏亡四十載  
而少康復祀蓋不特覆楚復楚之事在俄頃間也即  
使歷運推移朝事改遷興朝每一賓禮勝國君臣錄  
用前朝宗室不但開基忠厚即為享祚長久之符亦  
將使忠臣義士推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且  
其當鼎革之際軫念瘡痍莫不省刑薄斂偃武修文

與天下更始所以海內謳歌羣雜歸命其間雖有疾  
風勁草不以盛衰改節不以成敗易心者無非欲為  
萬世留綱常為兩間存正氣英君察相尚能畧其迹  
而原其心感其情而哀其遇故漢高以之封雍齒蜀  
主以之禮劉芭唐太宗有堯君素之旌我太祖有余  
闕福壽之祠祭其或不忠所事從歸附獨先必擯斥  
恐後如丁公可誅危素可誦前軌昭然豈好為顛倒  
哉帝王大度欲扶名義以培風教故也今則不然夫  
昔日之北虜非本朝之屬國乎建州之甲已忘休屠

之恩矣遠左之烽胡為乎北平之蹶似同回紇之義  
矣南牧之馬又胡為乎舊都嗣服正朔相承冠蓋可  
方連于薊門鼓鞀已震于吳會自是而蚕食東南剪  
滅之不遺餘力凡我天潢雖在遐荒靡弗芟蕪矣夫  
以高皇帝駿德鴻功而使其子孫禍酷徽欽祀荒祀  
宗宜人心之不服者一也從來更姓改物皆由處置  
得宜然後豫附今不過宗室之逋臣而稱為偽命無  
非晉室之遺老而被以惡名甚至一人抗節而連及  
一家一姓守義而株連他族遂使抱慙懷忠不忍逃

避即欲埋名變姓亦恥趨風而喪師辱國者率秩以  
三公鬻主求榮者反爵以五等是以不忠不義令也  
開國規模固如是乎宜人心之不服者二也邇來清  
人初無柔適懷遠之誠止有叛納招亡之術或使同  
輩搽戈或令下人棄甲此豈足以訓型天下而奸詐  
之徒以為仕官擅徑往、私鑄印符偽刊牌劄以覲  
罄斫之功名當事明知其然亦陽為羅網陰行羈縻  
以冒招徠之功績殊不知黃倚衣冠必不輕出商山  
夷齊薇蕨豈肯頓易周粟宜人心之不服者三也若

以近事而論濱海遺民既苦朝秦而暮楚乃安邊勝  
美惟聞竭澤而焚林俾百萬生靈弃田園毀廬舍捐  
坟墓而又不知所以安插之飛鴻滿道碩鼠興嗟將  
以為清野耶而野未必清以為堅壁耶而壁未必堅  
豈我旌旄甲盾果由蜀道遷人抑彼網罟盆牢亦是  
新豐鉅族乎名為息黥補劓定則救燎助薪宜人心  
之不服者四也他若征求無藝殺戮非辜選將遷官  
先論賄賂登賢顧後亦藉苞苴傭師掩敗以飾功驕  
兵宣淫而肆掠兼之毀裂冠裳崩壞禮樂蓋不待智

者而知胡運之不長矣如謂此日域中幅帟盡入版  
圖華夏庶幾統一獨不見強秦方啓霸國何竟亡于  
二世暴隋既成王業亦遂失于再傳况賴宗廟社稷  
之靈吾國已自有君當迎楚昭于雲夢奉齊策于莒  
城又何煩執事之恫疑虛喝哉至于不佞本來固可  
得而言矣不佞夙承先學謬獵時名自遭國難輟棄  
家園始則声大義于江東繼而抱孤忠于海曲自分  
戴髮含齒之倫幸南服尚同左袒倘論踐王食毛之  
誼於北朝原等風牛矧豫讓漆身其妻不識張良破

產惟敵是求而有司不察藉我田宅矣未幾囚我妻  
孥矣用是依牆乞援泪盡申胥啓治鑄兵誓深祖述  
然志匡王室豈恃兵威念切神州尤憐民瘼如長江  
之役樵蘓不驚市肆靡易凡縉紳之家韜鈴之族效  
力清人者概無誅求以示寬厚諒執事之所知也及  
同仇挫刃不佞遂間道言旋彼時豈不能提數千勁  
卒以震盪中原據數十名城以號召天下正慮鋒鏑  
禍及無辜是以旌旗不妨左次何意秦運將開屯期  
尚等枕戈待旦又歷歲時但三戶亡秦識偉已兆一

成祀夏歷數有徵不佞方以孤臣皂帽待真主黃衣  
安所事解甲投戈俯首屈膝者哉即或赤符未歸暫  
作隲中之卧黄石已邁猶從圮上之遊則為龍為蛇  
不佞進退固有餘裕矣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育之  
區嘗瞻卧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則臣靡尚在天意  
未忘禹功諸葛猶存正統還歸漢胄惟執事圖之

荅郎部院書

復書于遼陽世胄郎使君執事前夫揣摩利鈍指畫  
興哀庸夫聽之或為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所爭



者天經地義所囿者國恨家仇所期者豪傑事功聖  
賢學問故每毡雪自甘胆薪彌勵卒以成事古今來  
何可勝數如僕將畧原非所長止以讀書知大義痛  
忿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此志以濟則藉君  
之灵不濟則全臣之節故不惜凌風濤之中縱臨橫鋒  
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  
宇正為乘時今何時乎兩粵天声三楚露布以及八  
閩軍需何啻雷霆飛瀚而島夷外侮西虜內侵清人  
左支右吾將見其立消滅矣僕方當起而匡扶帝室

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良平  
竹帛抗黃倚衣冠六之死靡他豈復浮詞曲說足以  
動其心哉乃執事侯然以書進似以僕為庸、者流  
可以利鈇與哀動者虎張戒途雁奴伺夜既受其役  
竟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而僕聞之髮且冲冠矣  
雖然執事固吾明勛舊之裔而遼左死事之孤也念  
祖宗恩澤當何如悲傷思父母深仇當何如振雪稍  
轉一関不失為中興人物而顧陵律自若華夷莫辨  
竊為執事不取也即就執事恩仇之說言之自遼陽

起而征調日繁催科益急潰卒散而為盜賊貧民亦聚而弄干戈是釀成寇禍者清人也乃乘京華失守屬國興師倘擊舊物而還之天朝則吐蕃回紇不足稱美于前乃拒寇進狼收漁人之利于河北長蛇封豕肆蜂蠆之毒于江南果息乎果仇乎執事亦可憬然悟矣以來函溫潤諒執事非憤、者遂付數行以復若斬使焚書遠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為也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

昔五胡亂華僅再傳而沒今東虜應讖造二八秋之

期誠哉天道好還况也人心思漢慨自李賊猖叛神京陸沉建花本我屬夷屢生反側為乘多難竊踞中原衣冠安為犬羊江山淪于戎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于奴酋者也本藩奉天倡義弔民罰罪卧薪嘗膽法古用兵生聚教訓已逾十年正朔難偏僅存一綫茲者親統大師首取金陵出生民于水火復漢官之威儀爾偽署文武將吏皆係大明赤子誰非中國伸衿時勢屈委贅虜廷察其本懷寧無隱忍天誣地義華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至如遼人受我明三百年之豢養遭逆虜三十載之  
摧殘祖父既受其駢戮母妻盡被其宣淫爾二三孤  
兒尚為旗下之奴百千弱女竟作胡中之婦報仇雪  
恥豈待異時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則張良報韓先揮  
博浪之椎朱序歸正遂成淮淝之捷或先机革面或  
臨敵改圖以全省全部來歸者不吝分茅列土以一  
邑一鎮來歸者定典度地化勛或率兵而至則論其  
衆寡而或潔身而來則就其職掌而量才  
超擢若蒙古女直人等世受國家撫賞之恩原非一

類共在天覆地載之內亦有同仇無懷二心視之一  
體不但休屠歸漢名高日碑且如回紇扶唐烈光葉  
護矣本藩仁義素著賞罰久明先机者有不次之賞  
後至者有不測之誅一身禍福介在慶芒千古勛名  
爭之頃刻師不再舉時不再來布告遐迩咸使聞知  
敬哉特諭  
永曆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給



